



黃月銀 女士

客家語 / 散文類 / 教師組

得獎作品 /

妹仔爺哀心肝惜

【得獎感言】

跟著自己的心走。

生命如此短暫且美好，願將這片刻與點滴，集結記錄下來，成為一位有故事的人。

妹仔爺哀心肝惜

阿姆從細搵手做田事，毋識幾多隻字，阿舅這兜旦勢讀書做先生，阿姆毋識怪怨過姐公、姐婆。民國六十七年，阿姆三十八歲嫁吾爸，四十歲正降偈，阿婆滿哪仔帶等偈行。阿姆四十一歲降吾老妹，吾老妹正出世，阿婆連看就無愛看一下仔，阿姆無奈何自家背等老妹。連降兩隻就係妹仔屎，阿姆自家愁慮到園在間項噉濼拭淚。

四十二歲个吾姆降著吾老弟，心躁躁个阿姆心肝肚正有較實疊。

老弟係滿子，又係單丁子，歸屋下人就將佢惜命袋，老弟分世大人惜到嬌尸撥撥，縱到上壁。

從偈三、五歲起勢，偈兜還睡在架仔床，老弟就有自家个間房。平常時，老弟个間房總下鎖等，偈在門背項偷偷仔看該隻間房裡肚，裡背有一隻當大、岳仔做个大同電器公司出產个人工仔貯錢筩，還過有一頂雙人膨床、遙控汽車、電腦，還過有偈盡想食个車打車个零嗒、果子。

偈兜儕想愛食零嗒，該斯毋係儘採就做得食得著，偈等愛摻老弟兜茶、擲垃圾、滷茶，正做得有好食。一擺單只正做得食一埕，想食歸包仔斯無恁好空，愛同老弟做還較多事仔正有。

老妹係講嘍嘴，想愛食加一包，老弟講愛食愛用買个，老妹高不將摻自家个私胘錢拿出來，老弟就賣佢一包五個銀。老妹較使得聽，偈長透就看得著老弟摻老妹兩儕人大大口食零嗒，吾个口涎水強強就會跌下來。偈硬殼、執性，毋肯聽橫擎擎个老弟使嘴拿這拿該，偈毋單淨無零嗒好食，還會分佢捏手髒、踢腳骨、擢東西、還過扯爛字簿仔。

心肝當闊个偈走去投阿姆也無用，分阿姆縱慣勢个老弟還係照往擺共樣，一息仔毋順厥意就打人。無講無恁死，緊講緊尚勝，老弟還較陣陣上，無一息好面色對偈。偈輒常一儕在洗身間，一片洗身，一片目汁濼泔，既經分毋清係洗身水，抑係忍毋核个目汁。

下把仔，阿爸也會整細人仔。有一擺，阿爸目金金仔看著毋係款个老弟緊踢偈，心肝著火，謔到用索仔摻佢吊在後尾牛眼樹頂頂，用竹筱仔修佢，同佢教教啊，訓訓啊！無想

著從該擺起勢，老弟總下有二十年毋膠阿爸講話，毋喊阿爸一聲，老弟也從該時起首毋下梯排食飯。

阿姆對老弟惜過頭，逐餐膠飯菜另外舀起來，一盤一盤仔捧上二棧分老弟愛食正食，等佢食忒；阿姆又行上樓頂，一盤一盤仔定定仔捧下來。有成時老弟還言起勢食，阿姆驚老弟食著冷飯，又定定仔同佢兜下來暖燒，暖好勢又定定仔兜上去；一半下阿姆看著老弟還言食忒，吾姆又定定仔扳等梯排行下來，等加成半點鐘仔，又再過跋上棚頂膠盤仔兜下來。阿姆跋上跋下，同老弟捧飯菜總總兜欸二十年。

吾老弟當好食蝦公，屋下三不二時桌頂高就會有蝦公這項菜，阿姆煮好另外用大碗公裝起來放邊脣，續等愛兜上梯排分老弟食，放在桌頂个一細盤仔蝦公，該係分佢膠老妹食个。有一擺，圖食个佢食著恁好食，倒轉去灶下，看著灶頭頂个蝦公還有歸大盤仔，想愛再過挾加兜仔蝦公，旨知講食毋著，食著阿姆愛留分老弟个，害佢分阿姆刻臭頭。

阿姆毋單止兜飯菜上去分老弟食，老弟愛食个東西，吾姆通棚會同佢拿上去，比將講：果子一定切盤切好，蓋仔奔好勢正兜上去，食忒又再過定定仔兜下來，還有茶罐裝茶定著裝到淦淦同佢擺上去。佢兜有个，佢也定著有；佢有个，佢兜無定著有。

「若姆仰恁樣大細心。」姑表姊妹投佢講。

佢恬恬仔毋應，詐意仔毋知，但係艱苦在心肝肚。

「若姆係錢泰仔，一隻錢，打二十四隻結。」阿爸輒常講。做家个阿姆食著做下當省做，毋盼得買一領衫來著，佢兜細人仔著个衫褲也做下拈人著過个，無就阿舅分給。在佢兜个飯筲仔裡肚，也輒輒單淨有白飯傍豆油，無就白飯攪烏糖定定。

佢讀國中該下，放棄日愛出門膠吾同學參詳愛仰仔做報告，吾个衫櫥項尋無一領做得著得出門个衫。佢膠阿姆討愛買一領新衫，阿姆毋肯就係毋肯，佢使性，惶惶噉噉仔兩、三日，還係無效。阿爸看佢噉豺豺仔犁在眠床，無肯䟽起來食飯，軟聲軟斗講愛帶佢去買，該時佢既經買毋落手。

「阿姆，你做麼个總係大細心？」雷追个係緊問阿姆。

「佢有較惜若老弟無母著，但係佢母係無惜你兩姊妹。」阿姆總係應佢講。

爺哀係田莊人，屋下个田事一千擔，緊工時節自家攞到無閒泊杈、舂上舂下，佢等七毋盼得分佢三姊妹做一息仔事仔。阿爸常時講佢係手軟腳懶个「軟腳蟹」，麼个就毋會。

從細个佢，毋單淨麼个就毋會，讀書又當毋壁，總係吊尾錘，毋當老弟岐嶷。老弟讀書嶄然慶，見人就阿謔，大自家對佢斯說到會企起來。逐擺過年，阿爸个同年都會笑弛弛仔包一隻大紅包分老弟，佢摺老妹同佢比毋得。

阿爸知佢在學校跨人毋著，花當多錢分佢補習，佢摺阿爸講佢毋想愛補地，阿爸譴到氣傍氣鼓、牙研目皺，講愛摺佢逐出去。

「降子身無降子心」老古言語講。阿爸分佢補較多也無用，阿姆拐佢拐到口涎波潑也無用。佢花螺心又望撞啊望撞啊，阿爸做年又作月个錢銀像閒錢補笨箕，分佢通盤扒到海兜肚樣仔，當毋值，無採爺哀个辛苦錢。

頭下碼佢考大學考毋著，佢無結無煞合尋無頭縹。堵好吾細叔在臺北戴，阿爸就講愛分佢去外莊補習，棧到細叔屋下，佢會墊兜仔所費分吾細叔。阿姆又跔工走去銀行辦一張提款卡分佢，分佢在外莊，毋愁食著。

佢讀書毋入心，連一間大學就考毋著，自家試著面擎無哪去，人走無哪園，毋過爺哀仰般也毋肯放棄佢這隻妹仔。爺哀省食省著，毋盼得使錢頭，佢等齧等牙根，咬薑啜醋，就望佢兜下二擺有較好个頭路，無愛像佢兜頭過耕田又耕埔，做到兩頭烏。

爺哀毋單淨無發譴，還細心細意拐氣渺渺又軟折折仔个佢，喊佢毋好失志，毋好打卯退。該央時佢正知總爺哀望子女个心，爺哀惜子女个心，係無分細俵仔抑係細妹仔，佢兜歸下仔就係爺哀个仔肉肉。

頭過上面蹶蹶个佢，識毋透，毋上教，實在還毋知重輕、毋知人我。

佢考著大學該下，爺哀兩儕擲工仔坐火車摺佢搵手拗包袱，還在屋下擎一領大被骨分佢去臺北蓋。讀大學下後，佢讀書漸漸仔入腹乜較得訣咗，但係考研究所還係無見奇。佢恹無計包袱攞攞啊，無氣無脈轉到莊下，自家試著當見笑，毋過阿姆還係毋肯放棄佢。

「田螺含水過冬。人係硬程增志，就有春光个一日。」阿姆摺佢講。阿姆緊勸話佢愛擔輸贏，績等拿分佢一張阿舅分佢个教育學分招生个單仔，喊佢去試考看啊，無定著還係有機會。

佢會毋驚艱苦，肯琢琢仔學，食現下在在个頭路，有今這下个佢，攞總愛打幫佢个爺哀。

「學會三尾，好嫁人。針頭線尾，灶頭鑊尾，田頭園尾。」頭擺人講。阿爸長年透底勞碌捉田水、打田、蒔田；阿姆從早到暗，孩尿淋菜、煮朝煮夜，爺哀從來毋盼得喊佢搵加搵減半息，故所，佢這三尾都還言同吾姆學通透，就先行嫁了。

佢行嫁下後，還有當多毋慣。下把仔佢發闕走轉妹家，阿姆總會煎佢盡好食个背帶魚分佢食，食起來香醇醇仔个魚肉，化忒佢心內个無順無序，係講哀仔愛去市場賣菜無閒直掣，佢乜定著會煮好便便，放在飯桌項等佢轉來好食。阿姆驚佢兜人个飯碗毋贏，定定仔拐佢：「三三仔，事情過忒就好。」爺哀渡佢成人長大，佢行嫁欸，又還分佢一個有好佻憑个所在。

佢學著刻耐仔對人，毋會再過儘採打潑賴，哀仔為佢思量當多，佢愛打幫吾个爺哀。

佢愛降細人仔該下，從星光半夜降到半晝前後就還降毋出。在產房肚个佢心內亂踮踮仔，抽骸另命、無落無著，嘴項緊喊等該就係吾个阿姆，無想著吾个阿姆即時氣急急仔舂入產房裡肚，拿等一條觀音綫愛分佢手項搭等，喊觀音菩薩愛保護佢順順序序。

佢原旦舂上舂下个心，看著阿姆，正有較在。

阿爸摺阿姆恹慢正結公婆，一路里來就望渡子兒大。等佢兜儕大咗，做妹仔个佢，嫁人、降細人咗，逐日做事轉來瘰慄慄仔，還愛攏嚙人个細孬仔，一片渡細人仔，一片還愛煮分大細食，隨早晝暗無閒到兵擲齒扯，目就無睡足，尿肫就無坐燒。

今這下，僱正知曉爺哀个操煩。

阿公做佃戶，爺哀後生時節在屋下擎勾筆、搵泥卯仔到大，手拖拖仔个爺哀，輪三班，做年又做月，霜風冷雨，風搓發風落水也，佢等還係堅耐騎等奧多拜上班。為著愛渡還在該拈雞屎食个僱兜，兩儕人輪等做夜事，日蹶夜也蹶，轉屋佢兜又愛煮分老嫩大細食，挨挨緊轉，屎肫就無搭蓆。

爺哀在紡織廠退休下後又煞猛種菜，為著分僱這隻妹仔賊轉妹家有好拿，有張著个菜就齧等牙根揸擔去街項賣菜，落水天就在屋肚做手面賺食。「田螺疔，做到死。」老古人講。爺哀歸生人勞碌，跳上跌落，挨挨緊轉，等到老也退休也也毋識想愛放棄一下。看爺哀老也還恁做，無停砵半下，做妹仔个僱，心肝肚當毋盼得。

「爺娘惜子長江水，子想爺娘擔竿長。」老古言語講。等到僱成人長大也，頭路、家庭較定貼了，阿爸摻阿媽既經老也，毋單止無一息仔享受，還既經擔著病也。

老弟、老妹在外莊入探絡食，伸僱一儕留在莊下。阿爸嘍腦筋，續等阿媽做資源回收該下一無細義又跌斷腳髀，看著爺哀緊來緊殯弱，僱心肝肚痛難難仔。僱三不二時轉屋看爺哀，搵頭搵尾，僱識想愛摻阿媽帶轉自家屋下棧，毋過，爺哀驚僱係妹仔，會分人講，驚僱毋好做人。

在保守个客莊，爺哀為僱思量當多。

在爺哀破病，盡需要人照應个時節，僱無法度長間在佢等邊脣，渡自家个爺哀，分佢兜安心，做妹仔个僱心肝肚試著當捨毋得。故所，僱逐日下班就會抽間轉屋下，問燒問冷，或者駛去新竹病院。僱毋驚有幾遠、幾無間，做得看著爺哀兩儕，僱心肚就較毋會試著恁撈。

還記得有一擺冬節下班僱轉妹家看爺哀，哀仔一看著僱轉，煞煞喊僱去食軟入入仔个惜圓。原來破病个爺哀兩儕訂工騎奧多拜去竹南五穀廟注文惜圓，等僱轉妹家正共下煮來食。爺哀身體毋砸礮又合毋鬆爽，心肝肚就還惜僱這個妹仔惜入心、惜入骨。

爺哀做下耳背背仔，常時做到腰拈背吊，就還毋識停腳，從來毋識為著自家想。爺仔

發癱風戴院个時節，毋盼得請貴參參个看護，爺哀為著省錢，總下分腳跛跛仔个阿姆照應阿爸。

爺仔發癱風緊來緊傷重，曩時在星光半夜睡目時節，或者學校肚上課到半棧仔，還係食飯食忒，隨早晝暗，寅時卯時一接著哀仔个電話，佢心肝頭黏時哼緊飆，赴時赴刻就舂過去，輒常愁爺哀愁到食睡毋得。

阿爸毋盼得佢為著愛照應佢等無閒泊杈，阿爸自家个症頭還言有利宮，就緊摺先生討愛出院，佢兜毋肯分佢出院，阿爸將就自家摺大笏射个針仔擲忒。爺仔自家破病戴院，就還心愁佢兜會忒無閒，愁佢屋下還有細人仔愛渡，愁佢天光日還愛上班，愁佢舂上舂下、跳上跌落，駛車仔有安全無？

「你這兜毋使愁吓，莫愁，佢會在天頂保護你兜，莫愁……毋使愁……」爺仔愛過背該下，嘴項緊唸、手緊攢。爺仔過身前就還仰般掛吊佢這兜。

臨暗頭，佢定定仔行轉妹家。外背天暗轉來了，屋裡肚也暗摸胥疏，阿姆淨開一蕊細電火，背痾痾仔坐在矮凳頭頂，頭犁犁仔緊做線結。阿爸歿背下後，阿姆毋盼得煩勞子兒，自家一儕孤孤栖栖掌等這座恬索索仔个瓦屋。

無麼个華麗个阿姆緊來緊殯弱，頭那毛白加異多，本旦就瘦夾夾仔个佢，這滿又還較落肉下去。講話蜷蜷仔既經八十大零歲个哀仔，心肚掛吊个還係佢个燒燒冷冷。

歸身仔泥棍棍又烏疏滴落，歸生人苦煎煎又老齧齧个爺哀，毋識幾多隻大字，毋過，佢等係做妹仔个佢心內盡欽服个爺哀。

無爺哀，就無現下个佢。